

校禮堂文集

校禮堂文集卷六

欽凌廷堪次仲撰

騷

祀古辭人九歌

并序

蓋太空弗形囚人心而呈露元始無朕緣物象而流通
目所不暇瞬者竹素能留之舌所不遑宣者鉛槧能達
之文之時義大矣哉是故六律六同協宮商以眇慮一
經一緯構杼軸以深思或如金石諧而爲樂或如丹黃
雜而云采則有神瞽遜其工天孫慚其巧者矣夫麴蘖
所以釀酒而水則類酒之形黼黻所以成文而質則爲

文攸附指麴蘖爲酒者固謬謂水爲酒者更非何則離
麴蘖而言酒則水不可飲舍黼黻而言文則質將何辨
所以炳炳者其澤琅琅者其響泚泚者其情蓬蓬者其
氣不欲陋而欲華不取奇而取耦譬之虞廷慶雲色皆
備五豐城寶劍光必成雙此屈宋鴻篇爲辭林之正軌
班張鉅製乃文苑之大宗也用能垂日月而不刊與天
地而齊壽淵源自古光景常新雖徐庾之綺才豔骨燕
許之佩玉垂紳而老成之典型尙存高曾之規矩未改
降及韓柳矯彼梁陳漫云起八代之衰實自成一家之
學然而進學名解體仍沿於客難釋譏貞符命篇源本

出於封禪典引方諸廬陵之高談太史眉山之輕詆德
施固有問焉或謂車以任重安用雕輪釣以獲鮮奚須
桂餌於是訓詁未辨遽爾名家古今未通哀然成集夫
翦綵不如春華而春華非朽株之謂也琢圭不如太璞
而太璞非頑石之比也乃朽株且欲駕春華而上之頑
石竟欲渾太璞而同之斯固陋夫藏拙之方抑亦後來
談藝之謬也故風會所趨格隨時變見聞所囿習與性
成論文之書日繁爲文之旨日晦自隋以上溯魏之初
範良御之馳驅示大匠之規矩傳於世者尚有九家約
而言之均歸一轍東萊文鑑久失其旨西山正宗未覩

斯秘可謂一綫之微傳千鈞之重寄矣於魏時則有若
文帝之典論論文於晉時則有若摯太常之文章流別
陸平原之文賦於梁時則有若昭明太子之文選沈隱
侯之宋書謝靈運傳論任敬子之文章緣起劉舍人之
文心雕龍鍾記室之詩品於陳時則有若徐僕射之玉
臺新詠他如荅賓戲演連珠兩京三都九懷七發子虛
烏有之撰墨卿翰林之構以迄箴銘頌贊之儔書序誄
碑之屬篇章雖富扃鑰未聞凡此諸賢皆在所略夫技
之深淺語不能傳心之精微口所難喻而數子者叩音
響於空虛索端倪於冲漠不疾不徐而得心應手或批

或導而官止神行洵輪扁之甘苦咸庖丁之躊躇滿
志者矣雖仲洽之編已殘彥昇之作或僞而趙璧睨柱
碎瓊彌珍夏金淪波贗鼎亦貴昔賢不可作矣解人當
自知之乾隆四十三年著雍閏茂之歲元日壬戌廷堪
將約友人章酌亭共治古文辭於是釀酒於尊刻楮爲
主書厥姓名祀之蓬屋割雞而登俎芼菰而實豆并仿
楚辭九歌爲迎神送神之曲屬酌亭和焉

黃龍見兮戊寅赤符謝兮黃運新游南皮兮命駕宴西
園兮樂賓睨三分兮踞鼎膺萬國兮貢珍心慨慕兮作
者志遐思兮古人披百氏兮逍遙設六博兮紛綸組五

章兮錦機羅眾星兮蒼旻激爽籟兮作秋摘麗藻兮爲
春薦脯醢兮炳蕭藉巫咸兮降神

右魏文帝丕

羌履信兮思順賦思游兮懷湘楚騷兮苗裔擷荃蕙兮
遺芳戴朗月兮高冠綴太白兮明璜制文霓兮爲衣襲
采雲兮爲裳要華電兮煜爚佩玉衡兮琳琅好奇服兮
不衰鳴威鳳兮高翔析文章兮流別頌時政兮太康靈
去來兮颯爽佇中庭兮仿徨

右晉摯太常虞

論五等兮秉異才長七尺兮聲如雷識名卿兮入洛寓
豪士兮諷齊日侈兮眾心將發兮危機目能見兮豪毛
不見睫兮齋咨輕托身兮成都冀綢繆兮久要朝列軍

兮朝歌兮棄師兮河橋詎害寵兮庶志竟隕身兮孟超
忘三世兮爲將蹈道家兮所忌夢黑憶兮繞車著白帟
兮偃旆感高穹兮霧冥泣華亭兮鶴唳憶賦文兮鈞元
探才士兮用心課虛無兮責有叩寂寞兮求音千蹊萬
徑兮窅然而深脈絡井井兮皆可以尊前稱道兮張華
後推服兮葛洪譬夜光兮積玉表厥論兮至公溯高風
兮雲間庶精誠兮克通

右晉陸平原機

帝子降兮漢南螭作馭兮虬爲驂俯春風兮顧影江水
湛湛兮情含折芳馨兮道遠愛而不見兮傷讒嗤六代
兮泯焚竊神器兮置棋薄德誼兮任術君何爲兮生此

時悲泉鳩兮桐偶人巫蠱禍兮前史言瘞驚物兮負奇
冤心懷慙兮不敢論疑蛟龍兮爲虺又指鳳兮爲梟雲
濛濛兮風蕭蕭君父咫尺兮萬里遙羽翮兮前驅雲旂
兮北御元圃兮孰游華池兮何處獵藝苑兮蒐奇身雖
遷化兮名垂朝羣仙兮絳闕指東海兮爲期

右梁昭明

太子統

有美一人兮江之渚曳華裾兮佐梁武高一代兮史才
述彭城兮繼班馬旣藝芳枳兮北渠又樹脩楊兮南浦
析音韻兮極微屈宋而還兮未窺前浮聲兮旣施後切
響兮亟隨不傳之妙兮在茲匪歌詠兮獨宜高文典冊

兮一以貫之俗士不識兮以爲論詩君臣不終兮自取
雷號號兮心苦疏泉事兮何驕上赤章兮曷補懷情不
盡兮主疑以隱易名兮君所悲取精多兮魄強或翩然
兮鑒茲

右梁沈隱侯約

懸鈴四角兮彩旗君之生兮鈴入懷賓客兮恆滿衣冠
兮競推曾居處兮無室復生產兮不治家雖貧兮四壁
書乃聚兮萬卷類田文兮愛客同鄭莊兮置傳揚眉兮
獎才扼腕兮稱善迨東越兮瞑目旋洛浦兮返骸動輪
之賓兮永絕漬酒之彥兮不來藐諸孤兮海南被葛衣
兮疇問例人情兮太行廣絕交兮劉峻昔衡文兮鄴下

笑毀譽兮交爭魏何爲兮見重邢何爲兮見輕君之文
兮不朽奚復待兮虛聲

右梁任敬子昉

言之精兮爲文文之心兮不紛以文闡文兮徒跡以心
授心兮乃神造棘端兮鄭削去鼻聖兮郢斤用雕龍兮
命篇匪談天兮好奇執禮器兮矩步緬夜夢兮往時從
尼父兮南行旦而寤兮志怡豈文章兮宗旨實聖人兮
式憑耿陟降兮中宵信著書兮祥徵今去君兮千載文
之法兮未改境鑿鑿兮非誣世遙遙兮相待探大衍兮
取數語含豪兮渺然前體製兮詳剖後肌理兮密研允
斯文兮正鵠願奕禩兮流傳

右梁劉舍人勰

惟氣兮動物惟物兮感人合幽遐兮一致惟歌詩兮見
眞繁仲偉兮先覺撰詩品兮論焉旨銜華兮佩實趣騰
天兮入淵楚臣兮去境漢妾兮辭宮骨橫兮朔野魂逐
兮飛蓬負戈兮外戍殺氣兮雄邊霜閨兮淚盡塞客兮
衣單凡性情兮所發托比興兮互鳴法九品兮衡士寧
遲臆兮妄評欽位次兮咸當溯源流兮極明方春日兮
載陽恆眷懷兮彼美手茲編兮風前心悠然兮自喜訊
古歡兮天末悵沿洄兮中止

右梁鍾記室嶸

雲化鳳兮集左肩石作麟兮降自天悟三昧兮講經立
五願兮證禪感使魏兮見留羈異地兮孰憐上書兮不

報隨貞陽兮放還慨大建兮北伐克彊齊兮拓疆舉南
平兮爲將制勝算兮廟堂拔壽春兮指顧儼大振兮國
威運千櫓兮方寸曾文士兮可譏惜麗人兮金屋緝新
詠兮玉臺擷月露兮俊致走風霆兮逸才漱芳潤兮六
藝馳籌略兮九垓啓淮南兮數十州以文自小兮文之
羞藻情縟思兮何足尤中有勲業兮垂千秋

射陵

右陳徐僕

九慰 并序

九慰者淩廷堪之所作也昔屈原婞直遠放湘南憂君
聽之不聰托文辭以自見九歌所以風諫九章所以縷
陳其徒宋玉閔原之忠述原之志爲九辯之篇以哀之
說者曰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自時而後王子淵則
有九懷焉劉子政則有九歎焉王叔師則有九思焉大
抵皆傷原之懷忠而遭疾履信而遭疑悼念之情孔多
慰藉之意良少不知使原發名成業得君行志上之乘
鈞朝宁僅媿烈於孫叔下之備位庶官但竝能於倚相
卽令如馬遷賈誼所云舍彼故土厯聘異邦在齊不過

如田駢愼到在秦不過如商君應侯極策士之浮夸享
人臣之隆遇塵埃飄風事過則已安能所撰以經名所
言爲史載垂瑰奇之令譽與金石而齊壽開詞賦之先
聲攀風雅而接跡哉夫榮華有盡未若文章之無窮也
事功易泯未若著述之不朽也原之所遇雖曰不辰然
文章之所沾漑著述之所衣被秦漢以還得其一體便
可名家獵其片言卽成偉製方且與鄒邑之言性蘭陵
之論禮共彪炳於天壤同焜耀於世宙彼蘇張從衡之
學莊列虛無之旨直士苴視之詖邪斥之又况上官大
夫之無當輕重令尹子蘭之不足比數者耶在原天懷

所蘊結至性所流露譬猶雷出地而作響水得風而成
文何嘗求諒於後人何嘗冀知於來哲然世之論者覩
其爲百代之模楷享千秋之俎豆固當以慰而不當以
悼也明矣柔兆敦牂之歲廷堪應京兆試罷歸次年秋
薄游南州溯江而上經故楚之舊疆感屈原之往事惜
後人之知悼而不知慰也乃作頌一篇號曰九慰慰者
安也聊以文章之無窮著述之不朽以慰安屈原之志
云爾辭曰

偉哉大江之東注兮包七澤而孕三湘瞻赤鼻之峩峩
兮顧樊口之蒼蒼山川清淑之氣鬱積而磅礴兮其人

類皆忠信而能文章歲在彊圉兮余游乎楚中駕千斛
之巨艦兮乘萬里之長風紉江皋之蕙芷兮搴木末之
芙蓉慨屈原之遭忌兮悲楚君之信讒徒行吟於澤畔
兮遠屏跡於湘南倚余棹而望郢都兮雲茫茫以間之
鼓余楫而招楚魄兮靈紛紛以亂之歎惝恍其如見兮
服奇服而來翔冠切雲之崔嵬兮佩寶璐之喬皇策青
虬以前導兮馴白螭以夾轉左詹尹而把袂兮右漁父
而竝游佇中流而不進兮陳余辭以慰之川渺渺以增
色兮山脈脈而生輝靈含情而未荅兮指千載以爲期
茫然楚國兮蕭艾盈中有一人兮佩杜蘅謂蕭艾爲寶

兮謂杜蘅爲不芳佩之而退兮心竊傷忠忱鬱邑兮賦
離騷君門九重兮增煩憂情之所生兮文亦至讀其文
兮知其意纏綿悱惻兮引之而愈深顛倒贅亂兮反覆
而不可尋旣申之以九歌兮又重之以九章予懷渺渺
兮思君王遠游兮托仙愛而不見兮呵壁而問天望美
人兮盈盈心侘傺兮不平雖侘傺兮其猶未悔垂琳琅
兮披藻采彼突梯兮非吾徒寧芳潔兮以自娛詎有意
兮示後人後之人兮莫不祖其文秋水兮漪漪秋風兮
淒淒誦之千過兮神忽怡木葉脫兮迴春姿

惟尼父之刪定兮炳麟麟若日星乃先生之論著兮亦

號之而爲經本忠愛以扶質兮羌就實而敷華立言法
夫周孔兮誠殊轍而合塗豈後人之僭擬兮實學者之
所欽扶風謂其揚已兮非夫子之知音托六籍以立義
兮獲章句於宜城辭隱晦而意顯兮賴比例以致詳帝
高陽之苗裔兮類生民之厥初紉秋蘭以爲佩兮若翺
翔之玉琚夕攬洲之宿莽兮象潛龍之勿用駟玉虬而
乘鷖兮與時乘而竝重就重華而陳詞兮蓋臯陶之稽
古登崑崙而涉流沙兮則禹貢之敷土雖說者之穿鑿
兮非夫子之本懷亦瑋文之深厚兮隨所措而咸宜垂
百世之典則兮骨縱朽而猶馨彼昏濁而富貴兮曾不

如其無生擬其語而仿其意兮洵無病而吟呻悼夫子之不已兮何慰夫子之無人

夫何十五國之詩竝采於太史兮獨楚國而無風豈南夷之僅野兮致聲教之未通昔文王化行於江漢兮游女亦解夫行吟胡歷年之六百兮竟陵夷而至今江漢之靈秀不能終閼兮遂篤生夫屈原又使之窮愁憤激而無所訴兮盡發洩之於語言鳥獸草木供其驅使兮萬景俯首而莫驕鼓兩間之噫氣兮激而成夫風謠昔楚子憑陵於上國兮迭與晉而主盟惟土音之是操兮不克偕唐魏而竝稱詎國勢之旣衰兮得文章之後勁

惜不出於獲麟之前兮親折衷於至聖魯有頌而楚有
騷兮不以無風而見尤非荃蘭之不察兮寧聲名之能
久留

伊湘纍之憔悴兮志鬱鬱而不舒窮呼天而自訴兮孰
能測其所由謂纍之過中而失正兮胡不察纍之中情
雖怨誹而不怒兮實二雅之變聲使當王室之方盛兮
及周召而踵武卽宣王之復平兮亦仍叔之與吉甫何
纍生之不辰兮值靈修之數化僅自儕於蘇公孟子之
屬兮終悲吟乎楚之野發乎情而止乎禮義兮隨感遇
而成文正固導揚主之德兮變亦因乎愛君惟大雅之

材三十一兮小雅之材七十四笙詩六篇之已亡兮賴
序者之言其意纍之賦亦二十有五兮與日月而爭光
獨好修以爲樂兮長顙領以何傷

竊聞夫賦爲六義之一兮以敷陳而見長詩人之賦麗
以則兮非淫豔之敢望緬孫卿之著書兮雖時竝而世
同賦質木而少文兮非辭家之所宗騷始廣其聲貌兮
蔚然成夫鉅觀如星斗之有芒兮如江海之有瀾溯馬
揚而逮班張兮咸秉之爲架則因其剏而恢張兮後皆
指前而剏賊假設主客以相酬荅兮厥原出於卜居招
隱詠而思元作兮摹大招而規遠遊懷則九而諫則七

兮襲九章與九歌望舒飛廉之瑋異兮率雲霓而來御
國殤山鬼之幽怪兮紛總總其上下世馳騁夫藻思兮
莫能越其範圍僅似中而求似兮疇奇外而出奇其曲
彌高兮其和彌寡忠湛湛而願進兮芳菲菲以自寫遭
謠詠於當時兮庶見知於來者

歷九州而相君兮豈遷地而弗能爲良周流乎天而乃
下兮忽臨睨夫舊鄉非不知異地之信美兮伊舊鄉之
可懷撫我馬之蜷局兮式我車之逶迤俗徒譏夫子之
迂拘兮不能游列邦而擇主彼秦齊燕趙何地不可往
兮寧獨眷戀夫荆楚惟不忍輕棄夫舊鄉兮固忠愛之

根於性也不屑與雞鶩而爭食兮亦潔清以自命也挾
狙詐以奸君兮騁捷步而爭先獨懷瑾而握瑜兮裹其
足而不前縱溘死而流亡兮生氣奕奕乎千古身雖陷
於汨羅兮名乃照瀾乎天下嗤史遷與賈傳兮覽沉淵
而致惜何異鷦鷯已翔於寥廓兮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士生三代以還兮恐修名之不立彼喔咿儒兒以事嬖
人兮非余心之所急伊鷺鳥之不羣兮抗黃鵠而高舉
椒蘭康娛以淫游兮共草木而同腐彼椒蘭能阨先生
之祿位兮不能阨先生之文章虎狼之秦能夷楚之宗
社兮不能滅先生之高名臨湘流而哀悼兮固世俗之

常態也蟬翼重而千鈞輕兮余心蓋別有在也年壽有時而遷化兮未若聲名之無窮先生求則得之兮又何惜乎吾躬至於宋玉景差之閔肆兮竊先生之緒餘已足致身通顯兮宵小側目而不敢誣侍蘭臺而敷對兮附於騷而倖傳九原亮其有知兮或破涕而欣然

君之生兮遷謫君之死兮廟食廟巍巍兮江濱神英英兮澤國鑿黃金兮爲梁雕白玉兮爲壁美人降兮雲中芳草生兮門側占吉日兮辰良楚之民兮敬俟於室堂折瓊枝兮爲羞精瓊麋兮爲糗雖羹兮桂酒兕觥酌兮椒漿大巫歌兮起擊鼓小巫和之兮抃而舞望神之

來兮極浦吹參差兮渺愁予荷爲衣兮蕙爲帶霞軒軒
兮擁芝蓋雷師砰訇兮載雲旗羲和弭節兮雜沓隨神
之來兮涔之陽上官之餽魄兮屏息於道旁巫歌舞兮
饒馨神欣欣兮樂康神之來兮風蕭蕭神之去兮天濤
濤閭萬歲兮千秋享俎豆兮永不祧

亂曰吐辭爲經儷風雅兮奕禩文人奉爲祖兮名在天
地長不朽兮金石隆隆與齊壽兮古今迢遙名可貴兮
敬告先生良足慰兮

校禮堂文集卷六

受業涇縣潘錫恩純夫校

校禮堂文集卷七

歎凌廷堪次仲撰

辭

招海客辭

并序

僕本歛人生於海上二十有一年矣思歸不可得乃擬
楚人作招海客辭以自慰招魂語辭用些字大招用只
字盧枏放招用且字今效漢廣及抑詩用思字云辭曰
帝軒轅氏臨乎黃嶽之上合神丹天都容成子侍焉帝
謂容成子曰是有僊官舊隸玉籍兮名曰浮邱乃者箭
雲振藻兮遠遷於海隅閱年三七兮作客而迷歸塗余

心閔焉女其往招兮俾乃返厥故墟容成子稽首受命
爰持絳節東向而招之曰客乎歸來海壖之勢惡更僕
其難數思芳菲菲其彌彰胡不懷夫故土思客乎歸來
海之東不可以容思積水浸天上下混同思秋濤挾雨
高如連峯思轉徙少滯聚落一空思歸來歸來不可以
托躬思客乎歸來海之南不可以耽思蠋蛉千歲腹倖
甕甌思茹火吐颺噬雨工而甘思有光四溢芒角薄星
思巨絙絡野絜撓雷霆思歸來歸來不可以或停思客
乎歸來海之西厥象慘淒思鬼車嘯林蚺嚙兒號思陰
燐沸巢偕魅竝棲思脩蛇暴穴腐鼯輪囷思五色爛然

毒氛鬱鱗思繞山數匝以尾擊人思歸來歸來無爲苦
辛思客乎歸來海之北不可以休息思妖狐禮月鍊形
善惑思幻爲女子美好顏色思伏險於順攫魂搦魄思
吸人之髓以供朝食思歸來歸來不可以宅思客乎歸
來海之山孔高思斥鹵彌望磽瘠不毛思泉苦土鹹煎
蝕脂膏思草木螫膚銛利邁刀思豺虎窺戶靡所遁逃
思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勞思客乎歸來海之水何深思
黝然正黑直下萬尋思大魚人立舞波夜吟思猙獰朵
頤血流沔沔思牙須翕張雙瞳眈眈思歸來歸來無拂
乃心思客乎歸來亟理裝思發軔溟渤載橐囊思僕夫

戒塗裹糗糧思紉蘭爲佩瓊爲粳思自北懷南企故鄉
思客乎歸來初渡河思壯志硃碑高峩峩思崑崙導源
九曲波思上接銀漢浮星槎思中流擊楫發浩歌思客
乎歸來逾淮水思桂樹連卷招隱士思蘋草蘼靡思公
子思蠙珠媚川光乍起思望古而吟情不能已思客乎
歸來浮大江思縱目拓胸近乃邦思馮夷伐鼓聲錚鏘
思江妃含睇蛾眉雙思百靈雜沓擁寶幢思金支翠羽
夾采艘思客乎歸來過吳門思朱甍碧榭歌吹繁思冰
紈霧縠春風溫思烹龍炰鳳開芳尊思媚男冶倡銷人
魂思明眸皓齒多嬋媛思錦天繡地花能言思客乎歸

來經聖湖思黛痕隱見山有無思濃綠淨滑波縈紆思
桃酣柳驕交扶疏思芳洲風細燕引雛思新鷺出谷調
笙竽思暮烟刻雨疑畫圖思客乎歸來棹淅舟思曾巖
窈窕邃且幽思長藤亂篠覆瀨流思巒迴岫折任溯游
思眾瀑赴壑寸寸秋思羣峭刺霄空翠浮思韜奇蘊秀
窮雕搜思送妍引勝與目謀思客乎歸來八里閘思維
桑與梓不敢慢思敬訊宗黨言笑晏思飲食洽比樂親
串思迷祖稱先几杖畔思往蹟未湮猶可案思客乎歸
來登先隴思丙舍森森宰木拱思松楸崇封霜露重思
煮蒿怵惕心爲動思豐碑劉銘宿草擁思再拜炳蕭手

親奉思願言啓承心竊恐思客乎歸來款舊廬思婉容
堂上問起居思循陔采蘭慶有餘思琳琅在笥欽典謨
思越陌度阡帶經鋤思有山可耕水可漁思朝起視膳
暮讀書思冬溫夏清共我友于思稽古居今味道腴思
客乎歸來長自娛思亂曰雲衢茫茫兮滯滄海羣僊驂
鸞兮笑相待蓬瀛匪遐兮路可通璇宮貝闕兮高穹窿
舟楫紆曲兮車馬煩排風馭氣兮升天關鵬搏弱水兮
幾千里履之蕩蕩兮平砮砥夫君迢遞兮有所思沉吟
盤桓兮以俟時容華未老兮歲月遲良辰已卜兮懷佳
期服奇服兮被瓊玖美人不來兮需我友擷彼白華兮

奉老母立德功言兮三不朽酌天漿兮爲君壽

詰叢桂辭 并序

夫緇黃殊色在乎所染邪正異勢由於其學故游駭川
之水者必非恬鱗息惡木之陰者諒無靜鳥因表以測
裏卽著以知微類聚羣分其效可觀矣昔淮南王雅好
文章招致賓客觀其合儒墨兼名法著書成家立言不
朽七略列其目九流廁其名未嘗不負人倫之鑒有高
代之識焉然而失如陞之節忘維城之固思出其位睥
睨神鼎卒之身陷大僂爲世詬厲披猖顛蹶良可悼惜
彼夫矯離騷之作爲招隱之詠其朱邸所棲素絲所聘
固應勸之忠孝澹其嗜欲明道家止足之義講君子退

讓之禮何圖幸舍諸賢計不出此僅托空文冀欺來哲
便可荅其飲食之惠酬其弊帛之敬迄今尋其遺編爲
之撫卷三歎焉漢涿郡高誘序淮南王書稱天下方術
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
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道德
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考史記淮南王傳雷被
上書告變左吳伍被爲畫反謀而漢書亦以伍被與江
充息夫躬同傳是作姦犯科者八人中已有其三不知
所謂道德仁義者果何等也豈當時曳履而至者皆俳
優侏儒之屬彈鋏而求者竝椎埋亡命之侶邪抑賢者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棄萬鍾其若逸翔千仞而不下邪
乃好事者或又傳其拔宅超舉此何以稱焉乾隆四十
四年二月廷堪辭家海隅負米江介依人方始涉世未
深慨叢桂之不存覩長淮之如故臨風搔首悠然有懷
嗟乎天上無好亂之神仙世間無徇人之儒術三古已
往莫知其因百感之興無端而集於是爲文一篇投諸
淮流以詰之其辭曰

騎白黿而溯游兮攬長淮之蟬聯茲水發源於胎簪合
眾流而東邁兮勢必靡迤澶漫而經過乎壽春昔尺繪
升粟之冢嗣兮分桐葉乎彼方何嬋媛而好文兮獨蒙

夫叛逆之惡名懷帝子之失圖兮嗟王孫之不歸宮中
倏生夫荆棘兮露瀼瀼而霑衣史稱淮南之爲人兮好
讀書而鼓琴何圖喜妖言而樂諂諛兮曾不自知其何
心豈八公之高棲兮類逋逃之淵藪競巢於危幕而康
娛兮寧不知禍發而不可久何小山大山之儒衣冠兮
不如孟嘗之雞狗日夜與伍被左吳兮部署兵所從入
案輿地圖而思聘兮顧彗星而汲汲命樓緩先要成皐
之口兮周被下夫頴川塞轅轅伊闕之道兮類中風失
心而狂顛以戈矛爲圭璋兮以介冑爲冕服以烏喙爲
紫圖兮以鉤吻爲黃獨醜鳥翕舌而以爲鵠雛兮獫狁

磨牙而以爲麒麟直白黑火水之相反兮奚止杜衡之
亂細辛氣怨結而不揚兮涕滿匡而橫流起厯階而徑
去兮違伍被之老謀卒之不能堅守其說兮竟突梯脂
韋而同反有客如此亦安所賴兮曾何異羊勝公孫詭
之於梁苑平日居王之左右兮不能有所匡輔及事敗
而鳥獸散兮雖著書其曷補至今愚氓津津而稱道兮
謂乘雲氣拔宅而上升天下豈有神仙兮悉妖怪之所
憑彼河間獻王之好經兮必實事而求是瞻廟貌於武
垣兮享百世之禋祀臨淮流而詰叢桂兮桂樹偃蹇而
無言將史傳不可以盡信兮或受誣乎蘭臺與龍門古

校禮堂文集

卷七

人骨朽呼之而不作兮望高天漠漠而渾渾撫鴻烈而
廢書興歎兮弭余棹而獨酌夫犧尊

禮厯陽辭并序

禮厯陽辭者爲宋寧遠軍節度使王堅而作也夫風雨如晦豐功或蘊於當時陵谷已遷潛德必彰於異代故白虹貫日鬼神畏其精誠赤手屠龍天地矜其智勇未聞生前奇捷困於國是之混淆死後壯猷抑於史臣之忌諱如將軍之可慨者也案宋史理宗紀淳祐十二年春正月癸巳武功大夫王堅以復興元功轉遙郡團練使捍禦三巴折衝萬里紀瞻統眾抗強敵於方張祖逖誓師恢故疆於已陷又寶祐二年六月甲辰四川制司言合州廣安軍北兵入境王堅等戰禦有功詔堅官兩

轉將士來從天上難摧眾志成城鼓角鳴於地中莫撼
孤忠似鐵肝肸有臧質拓跋氏徒奮衝車陳倉有郝昭
諸葛君空施連弩又秋七月己巳以王堅爲興元都統
兼知合州巴江之兵氣漸揚蜀土之人心乃固非張遼
威略莫抗吳人藉韋叡英風始當魏將又開慶元年九
月庚午合州圍解詔王堅寧遠軍節度使進封清水縣
開國伯是役也元憲宗殂於合州城下或傳爲飛矢所
中云巢門未破俄驚吳子輿尸玉壁方圍競說高王飲
羽殘黎呼曰更生王室賴其再造又景定四年三月丁
酉以王堅知和州兼管內安撫使斬郅支於大幕稍遷

從事中郎却永固於壽陽僅得會稽內史賞罰如是宋
不欲亡得乎又景定五年三月辛巳王堅卒賜諡忠壯
馮唐終於郎署王翦老於頻陽百戰成功九原齋志悲
夫宋史成於異代元臣類有諱辭略具大綱多刪偉績
承祚撰三國之志久知葛亮受誣永叔著五代之編不
爲韓通立傳讀史者有遺憾焉時當落木道出橫江望
城郭之隱然歎英雄之逝矣南渡故壘已沒平蕪西風
寒潮猶帶餘怒乃仿九歌禮魂作禮歷陽辭曰

望長江之湛湛兮驚秋風之蕭蕭卷怒濤於天際兮疑
毅魄之可招昔元軍之獵宋兮若屠肆之繫羝咸齧觶

而伏質兮竟瞑目而待刳方羽書而北馳兮忽勁騎其
南下繞滇黔而夾攻兮視江東若破瓦何將軍之大勇
兮憑孤城而肆威驚神臂之一發兮折大首而解圍彼
合州之失利兮遂羣帥而遄返乃姦臣之邀功兮矜援
鄂而偃蹇捋虎須而倖勝兮裹馬革而未酬騎箕尾而
上升兮偕斬鄂而竝游嗟宋史之無傳兮致勲業之未
詳薦將軍以禮魂兮壯令子爲國殤匪血食於蜀口兮
合廟祀於歷陽

校禮堂文集卷七

受業歙縣朱承儁馴子校

校禮堂文集卷八

歙凌廷堪次仲撰

七

七戒

并序

昔屈子作九章王逸曰九者陽之數也案春秋正義九爲老陽七爲少陽故東方朔仿之而爲七諫焉王逸以爲取天子有爭臣七人之義者非也然考其意度猶是騷人之遺相其體製未改湘纍之貌獨枚乘七發因舊名而剏新格變激響而成鉅觀洋洋乎盡態極妍矣東京作者若傅毅之七激崔駰之七依崔琦之七蠲李尤

之七款桓麟之七說張衡之七辯馬融之七廣魏晉作
者若曹植之七啓王粲之七釋張協之七命成公綏之
七唱陸機之七徵左思之七諷鄴中之才不殊於洛下
典午之士可配乎當塗矣是以休奕集之而爲林昭明
采之而入選至於元嘉以後謝康樂顏特進尚嗣厥響
太清而還梁簡文何仲言更衍其緒而自漢迄今尋其
存者皆不外乎飲饌車馬宮室游觀之盛田獵音樂服
飾嬪御之美襲景慕聲層見疊出雖組織類錦綺雕琢
等圭璋安能離枚叟之規矩脫吳客之杼軸哉若夫柳
宗元之晉問咸謂其振在陰之響騁厯塊之技不與燕

雀競噪不與鶩駘齊走究之險馬戈甲名異而實同材
木魚鹽語奇而意近求其鳴鳳翔千仞而自協乎簫磬
飛兔馳萬里而不罣乎軌轍則力有所未遑才有所難
給矣總之有若不能服魯人優孟不能治楚國似與不
似未足深論也廷堪賦質惟魯專嗜禮經羣籍紛綸無
暇旁及客有以書畫辭章性理經濟史學之等相勸勉
者於是擬七發之體爲七戒一篇以荅之兼用自厲焉
非敢與古人較得失也其辭曰

從宜處士居於環堵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抗志乎西雍
希心乎東魯考淹中之異同守古經之訓故於是增美

上卿聞而心許謀於致仕之老立爲鄉飲之賓當牖前而布席中房戶而設尊上篚在禁南而東肆下篚在洗西而南陳緣席者緇布覆尊者綌巾西階東面者介賓東南面者遵阼階之席厥惟主人牲醴脯醢各有司存陳器之先乃朝服而造處士之門處士拜辱立于門外上卿門西東面荅拜告以賓興敬恭而戒曰吾聞儒者學古以希獲君子藏器以待試是以遲隆於上賢哲符利見之占教成於下庸愚有奮興之志今將禮子以一獻之禮吾子其有意乎處士曰唯唯夫貿然納交者苦於無所擇率爾應命者闇於不自知辱承高訓良慰鄙

懷敢問介與眾賓其人爲誰上卿曰曲藝可通偏長足
耀府史所能考工所效或書或績各臻其妙書則建安
師宜官黃初梁孟黃潁川邯鄲淳京兆韋仲將衛氏之
伯玉鍾氏之元常績水則張僧繇績山則陸探微績物
則曹不興績人則顧愷之庭收宿雨戶納遠岫纖塵不
動鳴琴初奏流泉響其左修竹覆其右爾乃扞扶桑之
繭拔中山之豪鑿橫浦之石合易水之膠天矯兮縹渺
兮若時花之競奇焉僂僂兮窈窕兮若好女之鬬姿焉
由是爭出元構互矜意匠怫鬱輪囷淋漓酣暢縱橫譎
詭不可名狀俄頃紛萬類於筆端咫尺幻五嶽於堂上

蓋信本誠懸所不克晞亦輞川洪谷所不敢望况復宋元以還術與代遷枯寂爲逸欹側取妍遞相祖述奚足道焉此亦天下之技巧精良也子能出而與之頡頏乎處士曰走素蹇拙未暇有此長也

上卿曰將使長卿子淵武仲亭伯之流太冲士衡安仁文通之屬引蘇李曹劉以指揮進鮑謝徐庾以馳逐此數君者驅使百靈似車馬控馭萬景類臣僕其運思也幽乎胥乎騰天入淵而不可追其放筆也灝乎沛乎排山決河而不可迴象虛而解構境實而能開旣戛戛而務去爰汨汨而遂來麗乎日月號曰文參乎天地謂之

才或鬱如龍虎或變如鬼神或雋如豪士或黯如美人
或如彝鼎肅或如圭璧尊或淒淒若秋或蓬蓬若春飾
元黃以相雜配宮徵而適均摯虞志之而不能極其量
鍾嶸品之而不能得其真雖輦輶之繡而華藻可珍雖
虛車之飾而奔逸絕塵托精誠以不朽共光景而常新
此亦天下之繩墨機杼也子能出而與之游處乎處士
曰走本鈍椎未暇爲其伍也

上卿曰意者子其卑辭章而高性天平則將爲之闡性
命之旨衍精一之傳數取希夷之術理兼曹溪之禪茂
叔揖於前堯夫讓於後伊川以爲師橫渠以爲友考亭

後至居客之右講河洛畫太極援體用判感寂出新義
破舊釋易六書爲灑掃應對變五行爲水火土石彼漢
唐諸儒之說距之而唯恐不力若夫同入其室頓操厥
戈恥相剽襲各鳴一家問學方擅德性乃夸門戶攻扞
莫可調和以易通爲天符以正蒙爲鴻寶窮理致知以
立其宗居敬存誠以徵所造云發兩間未發之藏謂傳
千聖不傳之道小夫望之而羞沮巨子對之而傾倒此
亦天下之高明奇特也子能出而與之辨析乎處士曰
鄉者竊浮慕焉而玩索未嘗有得也

上卿曰意者子其輕道學而重事功乎夫明者妙於應

而無所惑知者達於變而不可窮深於學者其品正發
於事者其業隆唯其大也故能濟唯其博也故能通約
計宇宙蓋有數公其節目疏闊有本有末則京兆杜氏
之包括也其措之而正施之而行則鄱陽馬氏之粹精
也其治亂成敗則涑水之書簡而備焉其制度典章則
夾漈之作博且詳焉且夫著述者坐而論之設施者起
而運之是故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統其
全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區其類經
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考其鉅氏族六書七音金石昆
蟲草木志其細生民盛衰之原往古是非之蹟稽山川

之險要明政治之失得援千載而指陳坐一堂而規畫此亦天下之英傑雄俊也子能出而與之荅問乎處士曰鄉者竊有志焉而空疏未敢自信也

上卿曰紀傳之材表志之體龍門導其源蘭臺循其軌陳承祚文簡而事該范蔚宗事闕而文靡江左則沈休文河朔則魏伯起其義次於六籍其說超乎百家居稽者遂廣研究者孔多於是應劭晉灼韋昭裴駙薛瓚顏籀之等爲之注釋服虔徐廣孟康崔浩包愷蕭該之徒爲之音義司馬貞爲之述其贊裴松之爲之補其事下至紀月編年雜出而不可勝記咸納之函丈之間悉置

之尊俎之側若者爲旁行斜上若者爲因革損益曷爲析文苑於儒林曷爲別日者於龜策唯時異則事殊聊舉一以例百其文也端嚴簡貴而丐翦裁竊藻繪者不數焉其例也持擇矜慎而寓褒貶分正閏者不取焉其事也宏贍賅博而論邪正評善惡者不與焉此亦天下之大典鉅文也子能出而與之究殫乎處士曰間嘗學之而不能徧觀也

上卿曰六藝者羣言之標準五經者眾說之指歸道統興而傳注息心學盛而章句微試爲溯師承之厥初極專家之上選矻矻乎名物象數之蹟斤斤乎聲音文字

之辨於梁則皇侃沈重於隋則劉焯劉焯扶其墜者楊
士勳邢叔明集其成者孔穎達賈公彥上卿之語未竟
處士欣然曰善上卿曰此特義疏之儒耳未足以深羨
也進而名荀虞以說周易徵馬鄭以講尚書左氏則賈
景伯服子慎周官則鄭司農鄭大夫毛詩則東海之衛
戴記則涿郡之盧加以何氏之公羊范氏之穀梁集石
渠之秘閣而較經義之短長此亦天下之肅穆嚴重也
子能出而與之折衷乎處士曰走嘗孜孜於是焉愧材
質之愚憊而不能兼綜也然而爲之心動矣

上卿曰禮更祖龍漢興乃出其逸者三十九其傳者一

十七曹褻升慶氏之堂康成入小戴之室下逮黃李樵
悴專壹地則考戶牖堂階位則分戶侑賓主牲則別肩
臂脊脅肱肱器則辨邊豆簠簋鼎俎冠何以有一醴三
醺之殊昏何以有棗栗股脩之異燕何以膳宰爲主而
大夫爲賓射何以堂西有位而洗東有次聘何以有授
玉享禮醴賓私覲之儀祭何以有九飯三獻陰厭陽厭
之制以節民性以制事宜講之者忘倦肄之者不疲然
後往聖之精神可接先王之制作可推雍容俯仰仿佛
遇之此固崔靈恩聞之而馬不遑秣陳祥道見之而車
不及脂也吾子習於儀者已禮辭矣而可固辭乎處士

曰諾子大夫有命賓賢獻能走雖固陋敢不奮興上卿
歸而陳器羹定實胥拜而速之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後
升由酢而酬由獻而酢一人舉觶而行旅酬二人舉觶
而行無算爵以下爲上辯而交錯先賓後主先主後介
其心旣恭其體匪懈歸俎奏陔成禮而退

校禮堂文集卷八

受業績溪胡培翬

校

校禮堂文集卷九

歙凌廷堪次仲撰

表 啓 檄 露布

擬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表

臣某言伏覩欽天監奏嘉慶四年四月己丑日月合璧
五星聯珠謹奉

表恭

賀者伏以

瑤圖協紀齊覆幬於兩儀

珍籙乘時仰照臨於五緯建玉繩以交黃道次舍無愆

連璿極以戴紫宮躔離不忒抱重光於

太平之世輝異彩於

郅治之年喜動三辰慶生八表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伊祁在位七十載而化日呈輝軒后之壽
三百年而景星叶紀是皆德通洪化仁浹生民故能昭
神祐於彼蒼名休嘉於穹昊謹案雍正三年二月庚午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其時清海底平丹津遠遁退渾爲
鮮卑別子鼠竄遐荒吐蕃木禿髮後人烏飛空幕先零
大種讐趙充國之英聲呼衍名王畏裴敦煌之威略琬
戈却敵伏允犂庭金甲受降欽陵徙帳又案乾隆二十

六年正月辛丑元旦三朝斯祥重覩其時旣開準部復
定回疆拓區宇於烏孫化侏離爲赤子侍郎鄭吉所將
千五百人都護班超遂平三十六國射郅支之鼻靈燧
從西極而來飲月氏之頭天驥驗東風而至乃者百工
熙績

萬福攸同太史告祺司天述職三光順軌

禧延孟夏之初七曜遵塗

瑞應咸池之首稽諸上古亙千載而一逢粵至我

朝未百年而三見蓋自五老游河之歲以迄九疇出洛
之朝從未有雲物頻書

天庥累示啓

昌期於七衡六間肇

泰運於九道八行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德圖象璧

知朗同珠

禋于六宗

光被四表括地著河圖之象六合無塵渾天傳漢代之儀

萬年有道金烏寶兔

調玉燭於西成朱鳥蒼龍

平泰階於北斗朝升夕見允宜霞縹之加色正芒寒儼
若虹條之貫書紀有冬有夏凝二氣之精華史稱諸布
諸嚴感五行之英爽黃人旦捧豈惟竝聚於奎垣碧落
晨懸匪特中含夫王字從此房庸燧燧悉化卿雲井絡
櫓槍都成含譽士卒則弢弓歸馬烝黎則賣劍買牛洗
兵挽銀漢之波露布上金函之

奏臣等識非甘德學昧唐都嗤執管而徒窺愧爲規而
妄測尋保章氏之五物粗諳勾股開方繹考靈曜之四

遊敢述周髀宣夜伏願

執中惟聖

行健法乾

奉蒼璧以禮

天持紺珠而照世

堯聰

舜孝備四氣於

宸躬

文治

武功念八徵於

昭代佇見獻

聖壽無疆之頌

松牖賡歌演

皇建有極之章

冀階載拜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踊躍懼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謝金櫻亭博士惠鯖魚蒸餅啓

金盤玉筯曾傳何仲默之詩秋練春綿競迷東廣微之
賦技誇饔子案前雪膾羣飛巧試厨孃白裹瓊糜細擣
雅製借櫻桃之色鍊玉成膏芳洲倩楊柳之穿鎔銀作
鰲啓榼則思染指何須象箸輕施升筵但覺飫心想見
鸞刀縷切邁五侯於漢世嘗來飽送香秔仿十字於晉
時擘去頻傾美酒某蘆中窮士桑下餓人未遑彈鋏而
求敢望取珠以市淮濱落拓疲宜博士之羊邢上經過
冷合廣文之飯冀賜鮮於燕市恍登粉署班聯思開宴
於曲江如被紅綾寵錫千金圖報已看貯德於腎腸五

夜靜思猶自回甘於齒頰

謝翁覃溪師贈戴氏遺書啓

南閣祭酒綜異義於五經北海司農貫羣言於六藝
先以待後尼山之金鏡彌輝繼往而開來泗水之珠囊
倍朗巨唐孔賈未改遺規炎宋邢孫猶存故步自元豐
之世三經之解盛行迨皇慶以還四子之書大著置典
章於不講後生莫識儒林競心性以相高先達皆言道
統惟

國家重熙累洽至治日臻而學校漸義摩仁真儒篤起
道該本末豈惟鄙郡之光學貫天人誠屬

聖朝之瑞遺編在笥傳之其人著書滿家壽諸斯世某

草茅賤士粗識古今韋布少年略研訓詁未遑進履遂
傳圯上秘書更使升堂許作淹中弟子從此青燈佔畢
時尋學海之源流絳帳追隨敢忘師門之授受

熱河謝座主韓城公貽鮮荔枝啓

王叔師之體物灼灼丹皮左太沖之屬辭離離朱實餐霞有術南方習以爲常縮地無由北土致之匪易芳甘已變永元之置侯徒傳奔走維艱天寶之郵程太苦類舟車轉粟嗤前人之計未工法罌盎栽花羨後世之思益巧植靈根於廣器遵塗而恆事滋培護嘉種以丸泥望闕而頻加灌溉三霄瑞露辭炎嶠而方垂幾樹濃雲到神京而正熟仰惟

一人敷治雖草木亦被生成是以羣策呈能卽瑣細皆關經濟某燕山執業灤水擔囊欣於下直之時寵以

上方之賜贊維馨於

帝座宰相斂福以錫民咀至味於師門弟子分榮以稽
古未作羅浮之客居然薦此虬珠何曾涪萬之遊遽得
採茲鳳卵閩中玉女驟降黃扉海上仙人飛來紫禁飫
清芬於今日百竅皆融廣聞見於他年寸心知感

謝山西方伯謝蘇潭先生惠朝服啓

纁裳黼韜允稱雀弁之華素韠元冠聿著羔裘之粲魯
之象環章甫虞書未載其名漢之貂飾惠文周官不詳
其制曰皇曰收曰舁時以遞尚而尊或縞或燕或深禮
以從宜爲大荷此解推之盛誼寧忘銘佩之微忱廷堪
席帽初離褐衣甫釋對都人之臺笠顧逢掖而依然羨
上士之葱衡岸華陽而自若半通墨綬沾鴻鵠之新輝
一片青氈分鵷鸞之舊寵披仁風而耀彩裁成紅錦垂
肩迎瑞日以生光鑄就黃金覆頂夫綈袍戀戀尙傳須
賈多情敝袴區區猶說韓侯慎賞何況頒諸雲外如膺

五服五章擊向庭中不啻三薰三沐昭絃綖而責首受
來禮則有加飾黼黻以章身從此被之無斁

謝座主朱石君先生贈線縐啓

齊紈蜀錦遷地弗能爲良霧縠冰綃合天所以觀技漂
來箬渚羣推組織之精濯自苕溪共羨經營之密惟縐
名之可貴樸以生華更線質之爲佳柔而能韌積寸長
爲引丈俄而衣被寰中加白賁以元黃遂乃文章天下
臨風靜展如雲漢之常昭向日徐觀若波瀾之漸起詎
假鮫人之軸價值兼金恍穿龍女之梭溫宜加璧獲此
雙縑之賚何殊十穀之投某空集芙蓉時牽薜荔千尋
之絹徒存石室高懷萬里之裘恆抱香山虛願凜素絲
之罕譬自少而多秉奇服於師承旣安且吉翦裁有法

身依大匠之杼機經緯無方志守宗工之繩尺

擬王琳討陳檄文

年月朔甲子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安成郡公王琳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陳頊宗親中外蓋聞無禮則誅聖哲之明訓有賊必討春秋之通義是以臣子有閭干之罪天乃命仗順之人以征之君父有蒙塵之憂天乃生效忠之士以弼之昔王莽矯造符命竊炎鼎者十七載一旦南陽諸劉驅新市平林之兵叩關而西斗柄未移於天而要領遂裂桓南郡席再世之餘威恣睢陸梁易晉爲楚宋武奮三尺劒徒步大呼桑落一戰而靈寶之首忽懸於大桁

彰瘡所加智愚共識至於侯景負牛羊之力挾梟獍之資擁狼望於黃圖填廬山於赤縣我太尉王大都督橫琕戈執金鼓登壇誓眾投袂勤王指顧之間固已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此又近事之可見者也逆賊陳霸先長城匹夫下若賤隸乘國家顛沛之際煽誘嶺表幸以徧師屬王太尉戲下供鞭策於駑駘效鳴吠於雞狗大軍破滅逆景收復京邑王太尉俯錄小勤優加大賞而且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俾領北府之甲兵用作南邦之屏翰乃逆賊假虎之威方鳴得意藏蠡之毒遽思螫人往者梁室中微江陵陷沒晉安未立愍懷

又薨王太尉欲報岳陽於西故納閔皇於北蓋以時丁
多難國賴長君冀交曲逆之歡圖雪會稽之恥且奉天
成於丹禁旣毓紹泰於青宮反經行權未爲失策何圖
陰謀伺隙遂倡流言夜襲石頭害我元輔始則事權未
屬藉口故君繼則威福潛移甘心幼主夫袁本初議立
劉牧猶是隆準子孫曹子桓躬廢山陽竟隕赤符宗祚
五內之肺肝如見萬民之耳目難誣孰是孰非不待辨
矣明辟之復未聞委裘之卒非疾中興之宗不祀左蠶
之僭旋稱試爲起魂魄於九原何以對神靈於七廟幕
府爲國親臣誼同休戚當其篡竊之初卽申撻伐之典

沌口之役賊之精銳鴟張螳集幕府談笑揮之大殲醜
類生擒周文育侯安都暨周鐵虎程靈洗諸人幕府戮
鐵虎於牙前繫文育等於牕下屬守者不戒脫鎖逃歸
復用爲將會無愧赧天道好還乖氣致戾渠魁自斃骨
肉相殘陳昌陳霸先之子也而陳蒨擠諸深淵陳伯宗
陳蒨之子也而陳頊幽諸別第天嘉奸位旣仿景栖太
建奪宗復同宣訓可謂饕餮窮奇世濟其惡者矣賊頊
不思苟延視息偷生江介公然跳踉猖獗遣賊將吳明
徹率彼同惡窺我壽陽蓋昊天降凶使之自嬰斧鉞也
幕府合淮南義故借河朔勁兵與齊國開府儀同三司

尉破胡長孫洪略等犄角而前剋期竝進嗚呼靡奔有
鬲緣夏后之已亡胥哭秦庭值郢都之旣覆然而收斟
灌斟尋之燼卒殪伯明帥子蒲子虎之師終撓夫桀區
區之志竊慕於斯加以幕府所將多荆楚奇才幽并劍
客麾之陷陣如鷹隼之擊狐貍統以登陴如手臂之捍
頭目晉軍壯士超乘搏人蜀道殘黎拔刀斫石援戈則
皎日不墜飲馬則長江立乾彼吳明徹龜鼈小豎奴僕
下材嘗犯湓城僅以身免素以涕唾鄙之草芥視之旣
非若周文育侯安都之桀黠也又非若周鐵虎程靈洗
之驍悍也當彼逆焰方張黨羽用命幕府尙取之如捕

孤狔俘之如探雛鷇况明徹者傷弓通寇漏網餘生又
何足污寸刃煩尺筆乎夫緣圖出河天澤之位斯定丹
書授洛冠履之辨益彰故當塗綰璽諸葛氏拜表而出
師寄奴築壇韓延之投書而奔敵今古義烈咸同茲憤
伏思江東人士如淳于思明徐孝穆輩竝梁朝舊臣孫
德璉任蠻奴及樊智烈兄弟亦幕府故將其餘或太清
逸老或承聖遺民城闕未改鐘簾已遷風景不殊江河
或異詠商郊之麥秀賦周道之黍離安得不撫銅狄而
心傷緬金甌而泣下哉今與諸君子約有能斬送陳頊
首者封萬戶侯賜絹布五萬匹有能斬送吳明徹首者

封五千戶侯賜絹布五萬匹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
勿問科條所在誓不食言夫昆陽之虎豹犀象輜重千
里非不強也郿塢之金銀錦綺積如邱山非不富也終
於敗不旋踵亡可翹足何者順逆之勢不侔而仁暴之
情懸絕也况東南杼軸久困誅求吳越丁男夙稱脆弱
立見斲棺暴屍瀦宮屋社繫頸以組搯喉以矛諸君子
若觀望不前躊躇無決異日函首行臺署爲逆賊豈不
悲哉布告揚粵咸使聞知檄到如律令

揚州蜀岡側有五司徒廟相傳祀茅智勝等五人卽
北齊書所稱密送王琳柩達于鄴者也竊謂吳明徹

非王琳敵也壽陽見獲天實爲之丹心未移碧血已
灑千古而下猶爲不平辛丑仲夏廷堪檣棹初地金
碧旣窮荒寒忽覩顧瞻橈桹有感於中於是不揣固
陋擬爲討陳檄文一首少抒忠憤以當哀誅庶幾斯
遊非徒流連光景諒亦毅魄所樂聞云爾

擬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大破朱溫於清口露布

敘曰廷堪讀通鑑至楊行密清口之戰心甚快之惜當時未露布以聞也爰擬斯篇以補其闕

尚書兵部臣行密言臣聞百谷爭趨滄海則涇洞克平
眾星環拱紫微則蚩尤自隕故無忌奏邯鄲之捷秦不
敢遽下三川重耳建城濮之勳楚未遑輕窺九鼎祥如
威鳳遇梟獍而必擒仁若騶虞見豺獠而亦噬昔漸臺
僞稱黃瑞羣隗同仇郿塢構釁赤靈諸袁致討敦狂姑
孰郗太尉投袂而勤王峻岬厯陽溫侍中登舟而灑泣
簡編所載忠烈猶存矧夫黑稍如雲犯順而攻枹罕青

袍似草送死而離壽陽人神不容士卒交憤一舉全勝
萬姓騰歡伏惟皇帝陛下德孚蒼昊光被黔黎主神器
者三百年握乾符者十九世生知血氣莫不尊親僚侏
兜離罔敢叛越粵自天寶以逮中和凡有闔干悉歸夷
滅軋犂剗腸於嫡嗣宰于磬脰於冢男泚泯夏而尸肆
九衢巢矯虔而頭行千里李希烈蒙蕭牆之禍秦宗權
被檻車之囚是知天之所禍者淫人之所助者信逆寇
朱溫黑山餘孽赤縣亂民從巨猾而鳴張躡神都而狶
突爰因畏罪自拔來歸朝廷寬彼鯨鯢之誅授以貔虎
之任應圖後效用贖前愆乃不革面洗心推誠報國輒

更磨牙吮血挾詐啓疆杯酒藏姦襲沙陀以密計懸軍
假道脅魏博以凶威蠶食天平而朱宣就繫豺吞感化
而時溥自焚蓋欲翦公室之屏藩成私謀於篡奪司馬
昭之心迹行路皆知爾朱兆之強梁舉朝共見行將希
蹤湜梟接踵窮新罪崇邱山惡深溟渤爲王章之所弗
赦天鈇之所必加猶且兼并不休饕餮無厭傾其醜類
侵我版圖乾寧四年九月溫遣賊將龐師古統徐宿宋
滑之兵壁清口將趨揚州又遣賊將葛從周統兗鄆曹
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而賊溫自屯宿州以爲聲援
苻永固由雍梁南下已無晉國於目中曹孟德從荆楚

西來直玩吳人於掌上妄謂三州義旅折簡可招萬里
長江投鞭可斷臣行密憑依國勢宣布王靈髮上指冠
劒將及寢駕青龍而破浪沉白馬而誓天冬十月率前
泰寧軍節度使今領武寧軍節度使臣朱瑾將兵三萬
拒賊於楚州得王征虜始克中原非劉豫州莫當大敵
徵卒徒於南北扼險而待葛榮蒐車乘於關東憑高而
臨韓約黃頭都虞候常州刺史臣張訓以漣水之兵爲
前鋒三河年少百保鮮卑超乘挾輦未能喻其勇翹關
透札未足比其長於是壅淮上流用以灌賊效遏灘而
破楚乘湓漢而攻樊十一月臣瑾率裨將侯纘將五千

騎趣賊中軍臣訓踰柵而入淮水大至賊兵駭亂自相
蹈藉不假雲梯徑磨霜刃大呼動山嶽合戰走雷霆劉
道堅提北府偏師抽戈直進丁承淵領東興別部免胄
先登臣行密自引大軍與瑾夾攻大敗賊眾斬賊將龐
師古鼓我中權蹶彼上將康樂力爭洛澗果殪梁成宇
文潛出潼關竟殲竇泰蜀軍禦敵斬夏侯淵於漢川晉
將臨戎梟皇甫敷於羅落強弓競射隴胡與楊柳同穿
蕭斧頻揮頸骨與蔓菁共脆怒蛙結隊咸貫於大黃雄
虺成羣畢懸於小白桀同孟獲奚煩七縱七禽悍比陳
安不容十盪十決追奔百餘里斬首數萬級聚髑髏於

高岸淮水爲之不流閼皮肉於平原徐野爲之盡赤壽
州圍練使臣朱延壽亦擊破賊將葛從周於濠州周瑜
程普兩翼齊驅僧辨霸先分鑣竝發鳴笳候至遙轟之
尾方搖折箠輕笞螳螂之臂忽斷方城左廣右廣俱絀
於蒙馬之胥臣曲沃上軍下軍悉撓於奉麋之攝叔臣
行密乘勝追殺及於淖水賊方半濟我兵合擊殺溺殆
盡從周僅以身免河伯效忱波濤壯其叱咤飄師率職
沙石佐其指麾轉戰而前甲乃齊夫熊耳潰圍而出鸞
且奪其狼頭積雪傷膚嚴寒侵骨首皆承於槊上指可
掬於舟中齊士技窮謂鳥飛爲周幟秦人氣沮疑鶴唳

爲晉兵賊溫聞敗顛沛奔還義陽不能拒元英之衆惟
棄戍而潛逃蒲阪不能拔姚平之軍但隔河而大哭金
墉劉曜遇勁騎而莫支王壁高歡頓堅城而致挫騾車
宵遁聞鼓角而魂徂鼠穴晝窺望旌旄而膽落不以賊
遺君父逐惡有愧於鷹鷂祇將身報國家除暴敢留夫
蛇豕妖氛靜掃八公之山色常新毒螫全銷六蓼之遺
封如舊淮沂土宇仍屬王臣吳會衣冠不汚僞命椎牛
江介洗兵則高挽銀河歸馬華陽犒士則大陳金帛振
九州豪傑之志堅四海忠義之心斯皆聖天子之嚴恭
諸將軍之武力瞻雲就日殘黎有幸而僅存沐雨櫛風

微臣無功之敢耀從此皇猷式廓永開魑魅之昏霾佇
見國憲大伸直擣狐狸之巢窟惟願尺書特降中制載
頒削其東平之藩封收其宣武之符節御丹鳳門而受
賀升白獸闥而獻俘被以五刑夷其三族庶黜姦回於
既往懲跋扈於將來不勝慶快之至謹遣都押牙壽州
團練副使臣柴再用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條
上謹言

校禮堂文集卷九

受業海州喬紹僑東里校